

夏小正經傳集解
附徐本
夏小正解
夏小正舉異
唐月令注補遺

月令七十二候集解
月令氣候圖說



皇清乾隆四十二年
庚子歲次
正月十五日

月十五日
庚子歲次



月令七十二候集解

吳澄著

中華書局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月令七十二候集解

元 崇仁吳 澄伯清著

夫七十二候。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。漢儒入于禮記月令。與六經同傳不朽。後魏載之于歷。欲民皆知。以驗氣序。然其禽獸草木。多出北方。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。故江南老師宿儒。亦難盡識。况陳澹之註。多爲謬說。而康成穎達。亦有訛處。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。并說文。埤雅等書。而又詢之農牧。似得所歸。然後并將二十四氣。什之于彙。以俟博識者鑑焉。

立春。正月節。立。建始也。五行之氣。往者過。來者續。于此而春木之氣始至。故謂之立也。立夏秋冬同。東風解凍。凍結于冬。遇春風而解散。不曰春而曰東者。呂氏春秋曰。東方屬木。木。火母也。然氣溫。故解凍。蟄蟲始振。蟄。藏也。振動也。密藏之蟲。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。鮑氏曰。動而未出。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。魚陟負冰。陟。升也。魚當盛寒。伏水底而遂暖。至正月陽氣至。則上遊而近冰。故曰負。

雨

聲去

水。正月中。天一生水。春始屬木。然生水者必水也。故立春後繼之雨水。且東風既解凍。則散而爲雨。

水矣。獺祭魚。獺一名水狗。賊魚者也。祭魚。取魚以祭天也。所謂豺獺知報本。歲始而魚上遊。則獺初取以祭。徐氏曰。獺祭圓鋪。圓者水象也。豺祭方鋪。方者金象也。候鴈北。月令。漢書。鴈知時之鳥。熱歸塞北。

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。孟春陽氣既達，候鴈自彭蠡而北矣。草木萌動，天地之氣交而爲泰，故草木萌生發動矣。

驚蟄二月節。夏小正曰：正月啓蟄，言發蟄也。萬物出乎震，震爲雷，故曰驚蟄。是蟄蟲驚而出走矣。桃始華。

呂氏春秋作桃始華。

桃，果名，花色紅，是月始開。倉庚鳴，庚亦作鵲，黃鸝也。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。章龜經曰：倉，清

也。庚，新也。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，故名。其名最多。詩曰：黃鳥，齊人謂之搏黍。又謂之黃袍。僧家謂之金衣公子。其色鷲黑而黃，又名鷲黃。諺曰：黃栗留，黃鸝，鷲兒，皆一種也。應化爲鳩，應鷲鳥也。鵲鵲之屬，鳩卽今之布穀。章龜經曰：仲春之時，林木茂盛，口啄尙柔，不能捕鳥，瞪目忍飢，如癡而化，故名曰鳩。鳩王制曰：鳩化爲鷹，秋時也。此言應化爲鳩，春時也。以生育肅殺氣盛，故鷲鳥感之而變耳。孔氏曰：化者，反歸舊形之謂。故應化爲鳩，鳩復化爲鷹，如田鼠化爲鴽，則鴽又化爲田鼠。若腐草爲螢，鳩爲蜃，蜃爲蛤，皆不言化，是不再復本形者也。

春分，二月中，分者半也。此當九十日之半，故謂之分。秋同義。夏冬不言分者，蓋天地閒二氣而已。方氏曰：陽生于子，終于午，至卯而中分。故春爲陽中，而仲月之節爲春分。正陰陽適中，故晝夜無長短云。元鳥至，元鳥，燕也。高誘曰：春分而來，秋分而去也。雷乃發聲，陰陽相薄爲雷。至此四陽漸盛，猶有陰焉，則相薄乃發聲矣。乃者，韻會曰：象氣出之難也。註疏曰：發，猶出也。始電，電，陽光也。四陽盛長，值氣泄時而光

生焉。故歷解曰：凡聲、陽也。光亦陽也。易曰：雷電合而章。公羊傳曰：電者雷光，是也。徐氏曰：雷陽、陰電，非也。蓋盛夏無雷之時，電亦有之，可見矣。

清明三月節。按國語曰：時有八風。歷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。此風屬巽，故也。萬物齊乎巽，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。桐始華，桐木名，有三種：華而不實者曰白桐，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；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，一曰青桐。淮南子曰：梧桐斷角是也。生于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。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。今始華者乃白桐耳。按埤雅：桐木知日月，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，閏則十三葉，與天地合氣者也。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，是知桐爲白桐也。田鼠化爲鴛，音如按爾雅註曰：鼯鼠形大如鼠，頭似兔，尾有毛，青黃色，好在田中食粟豆，謂之田鼠。本草素問曰：鴛，鴛也，似鴿而小。爾雅釋鳥：鴛，鴛母。郭註：鴛也。青州人呼爲鴛母。鮑氏曰：鼠陰類，鴛陽類，陽氣盛，故化爲鴛。蓋陰爲陽所化也。虹始見，去聲虹，虹蜺也。詩所謂蠨蛸，俗讀去聲也。註疏曰：是陰陽交會之氣，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，日照雨滴，則虹生焉。今以水噴日，自劍視之，則暈爲虹。朱子曰：日與雨交，倏然成質，陰陽不當交而交者，天地淫氣也。虹爲雉，色赤白，蜺爲雌，色青白。然二字皆從蟲。說文曰：似蠨蛸狀。諸書又云：嘗見虹入溪飲水，其首如驢，恐天地閒亦有此種物也。但虹氣似之，借名也。

穀雨去聲 三月中，自雨水後，土膏脈動，今又雨其穀于水也。雨讀作去聲。如雨我公田之雨。蓋穀以此時播

種。自上而下也。故說文云。雨本去聲。今風雨之雨在上聲。雨下之雨在去聲也。萍始生。萍。水草也。與水相平。故曰萍。漂流隨風。故又曰漂。歷解曰。萍。陽物。靜以承陽也。鳴鳩拂其羽。鳩。即鷹所化者。布穀也。拂。過擊也。本草云。拂羽。飛而翼拍其身。氣使然也。蓋當三月之時。趨農急矣。鳩乃追逐而鳴。鼓羽直刺上飛。故俗稱布穀。戴勝降于桑。戴勝一名戴鵀。爾雅註曰。頭上有勝毛。此時恆在于桑。蓋蠶將生之候矣。言降者。重之。若天而下。亦氣使之然也。

立夏。四月節。立字解見春。夏。假也。物至此時皆假大也。蜩螗鳴。蜩螗小蟲。生穴土中。好夜出。今人謂之土狗是也。一名螻蛄。一名石鼠。一名蜚。各地方言之不同也。淮南子曰。蜩螗鳴。邱蟪出。陰氣始而二物應之。夏小正。三月。蜚則鳴。是也。且有五能。不能成一技。飛不能過屋。緣不能窮木。泅不能渡谷。穴不能覆身。走不能先人。故說文稱蛄爲五技之鼠。古今註又以蜩名蛄鼠。可知埤雅。本草俱以爲臭蟲。陸德明。鄭康成以爲蛙。皆非也。蚯蚓出。蚯蚓即地龍也。一名曲蟮。歷解曰。陰而屈者。乘陽而伸見也。王瓜生。圖經云。王瓜處處有之。生平野田宅及牆垣。葉似枯樓。烏藥。圓無丫缺。有毛如刺。蔓生。五月開黃花。花下結子如彈丸。生青熟赤。根似葛。細而多糝。又名土瓜。一名落鵝瓜。今藥中所用也。禮記。鄭元註曰。卽革。韞。本草作撥。堇。陶隱居以辨其謬。謂拔堇自有本條。殊不知王瓜亦自有本條。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。可笑。

小滿。四月中。小滿者。物至于此小得盈滿。苦菜秀。埤雅以荼爲苦菜。毛詩曰。誰謂荼苦。茶、即茶也。故荼是也。鮑氏曰。感火之氣而苦味成。爾雅曰。不榮而實謂之秀。榮而不實謂之英。此苦菜宜言英也。蔡邕月令以謂苦蕒菜。非靡草死。鄭康成。鮑景翔皆云。靡草。亭蓼之屬。禮記註曰。草之枝葉而靡細者。方氏曰。凡物感陽而生者。則強而立。感陰而生者。則柔而靡。謂之靡草。則至陰之所生也。故不勝至陽而死。麥秋至。秋者百穀成熟之期。此於時雖夏。於麥則秋。故云麥秋也。

芒種。聲上

五月節。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矣。聲去螳螂生。螳螂。草蟲也。飲風食露。感一陰之氣而生。能捕蟬而食。故又名殺蟲。曰天馬。言其飛捷如馬也。曰斧蟲。以前二足如斧也。尙名不一。各隨其地而稱之。深秋

生子于林木間。一穀百子。至此時則破殼而出。藥中桑螵蛸是也。局音始鳴。鳴。百勞也。本草作博勞。朱子孟註曰。博勞。惡聲之鳥。蓋梟類也。曹子建惡鳥論。百勞以五月鳴。其聲鵙鵙然。故以之立名。似俗稱濁溫。故埤雅禽經註云。伯勞不能翱翔。直飛而已。毛詩曰。七月鳴鵙。蓋周七月。夏五月也。反舌無聲。諸書以爲百舌鳥。以其能反復其舌。故名。特註疏以爲蝦蟆。蓋蛙屬之。舌尖向內。故名之。今辨其非者。以其此時正鳴。不知失考也。易通卦驗亦名爲蝦蟆無聲。若以五月正鳴。殊不知初旬見形後。形亦藏矣。陳氏曰。螳螂。鵙皆陰類。感微陰而或生或鳴。反舌感陽而發。遇微陰而無聲也。

夏至。五月中。韻會曰。夏。假也。至。極也。萬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極也。鹿角解。音鹿。形小山獸也。屬陽。角支向

前與黃牛一同。麋形大，澤獸也。屬陰，角支向後，與水牛一同。夏至一陰生，感陰氣而鹿角解。解，角退落也。冬至一陽生，鹿感陽氣而角解矣。是夏至陽之極，冬至陰之極也。蜩始鳴。月令註疏作蟬始鳴。蟬之大而黑色者，蜩。蟬脫殼而成，雄者能鳴，雌者無聲。今俗稱知了是也。按蟬乃總名，鳴于夏者曰蜩，即莊子云：「蜩蛄鳴朝，寒蟬鳴夕。」今秋初夕陽之際，小而綠色聲急疾者，俗稱都了是也。故埤雅各釋其義。然此物生於盛陽，感陰而鳴。半夏生，半夏，藥名，居夏之半而生，故名。

小暑，六月節。說文曰：暑，熱也。就熱之中，分爲大小。月初爲小，月中爲大。今則熱氣猶小也。溫風至，至，極也。溫熱之風，至此而極矣。蟋蟀居壁。蟋蟀，一名蜉蝣，一名蜻蛉。即今之促織也。禮記註曰：生土中。此時羽翼稍成，居穴之壁。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。蓋肅殺之氣初生，則在穴感之深，則在野而鬪。應始擊。禮記注

作應乃學

擊，搏擊也。應氏曰：殺氣未肅，鷙猛之鳥始習于擊，迎殺氣也。

大暑，六月中。解見小暑。腐草爲螢。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，皆螢之別名。雖明之極，則幽陰至微之物，亦化而爲明也。毛詩曰：熠燿宵行。另一種也。形如米蟲，尾亦有火，不言化者，不復原形。解見前。土潤溽暑，溽，濕也。土之氣潤，故蒸鬱而爲濕暑。俗稱醞醞熱是也。大雨時行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，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。

立秋七月節。立字解見春。秋，擎也。物于此而擎斂也。涼風至。禮記集解至。風至。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。溫變而涼。氣始肅也。周語曰：火見而清風戒寒，是也。白露降，大雨之後，清涼風來，而天氣下降，茫茫而白者，尚未凝珠，故曰白露降，示秋金之白色也。寒蟬鳴，寒蟬爾雅曰寒蟬，蟬小而青紫者。馬氏曰：物生于暑者，其聲變之矣。

處暑七月中處，止也。暑氣至此而止矣。鷹乃祭鳥，鷹義禽也。秋令屬金，五行爲義，金氣肅殺，鷹感其氣，始捕擊諸鳥，然必先祭之，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。不擊有胎之禽，故謂之義。天地始肅，秋者陰之始，故曰天地始肅。禾乃登，禾者穀連葉，枯之總名。又稻稊苽粱之屬皆禾也。成熟曰登。

白露八月節。秋屬金，金色白，陰氣漸重，露凝而白也。鴻淮南子作候鴈來，鴻大鴈小，自北而來南也。不謂南鄉，

非其居耳。詳見雨水節下。元鳥歸，元鳥解見前。此時自南而往北也。燕乃北方之鳥，故曰歸。羣鳥養羞，淮南子作羣鳥翔三人以上爲衆，三獸以上爲羣。羣衆也。禮記註曰：羞者所羹之食，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。

秋分八月中，解見春分。雷始收聲，鮑氏曰：雷二月陽中發聲，八月陰中收聲，入地則萬物隨入也。蟄蟲坯音培戶，淘瓦之泥曰坯，細泥也。按禮記註曰：坯益其墊穴之戶，使通明處稍小，至寒甚乃瑾塞之也。水始涸，禮記註曰：水本氣之所爲，春夏氣至故長，秋冬氣返故涸也。

寒露九月節。露氣寒冷。將凝結也。鴻鴈來賓。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。季秋後至者爲賓。通書作來賓。濱。水際也。亦通。雀入大水爲蛤。雀。小鳥也。其類不一。此爲黃雀。大水。海也。國語云。雀入大海爲蛤。蓋寒風嚴肅。多入于海。變之爲蛤。此飛物化爲潛物也。蛤。蚌屬。此小者也。菊有黃華。草木皆華于陽。獨菊華于陰。故言有。桃桐之華皆不言色。而獨菊言者。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。

霜降。九月中。氣肅而凝。露結爲霜矣。周語曰。駟見而阻霜。豺祭獸。

月令作豺乃祭獸。戮禽。

祭獸以獸而祭天。報本也。方

鋪而祭。秋金之義。草木黃落。色黃而搖落也。蟄蟲咸俯。

淮南子作俯。

咸。皆也。俯。垂頭也。此時寒氣肅凜。蟲皆

垂頭而不食矣。

立冬十月節。立字解見前。冬。終也。萬物收藏也。水始冰。水面初凝。未至于堅也。地始凍。土氣凝寒。未至于

拆。雉入大水爲蜃。雉。野雞。鄭康成。淮南子。高誘。俱註蜃爲大蛤。玉篇亦曰蜃。大蛤也。墨子又曰蚌。一名

蜃。蚌非蛤類乎。禮記之註曰。蛟。蜃。埤雅又以蚌蜃各釋。似非蛤類。然按本草。車螯之條曰。車螯是大蛤。

一名蜃。能吐氣爲樓臺。又嘗聞海旁蜃氣成樓垣。章龜經曰。蜃大者爲車輪。島嶼月間吐氣成樓。與蛟

龍同也。則知此爲蛤明矣。泥爾雅。翼引周禮諸家。辯蜃爲蛤甚明。禮記之註。以謂雉由于蛇化之說。故

以雉子爲蜃。埤雅旣曰似蛇而大。腹下盡逆鱗。知之悉矣。然復疑之一曰。狀似螭龍。有耳有角。則亦聞

而識之。不若本草。章龜經爲是。卽一物耳。大水。淮也。晉語曰。雉入于淮爲蜃。

小雪十月中。雨下而爲寒氣所薄。故凝而爲雪。小者未盛之辭。虹藏不見。禮記註曰。陰陽氣交而爲虹。此時陰陽極乎辨。故虹伏。虹非有質而曰藏。亦言其氣之下伏耳。天氣上升。地氣下降。閉塞而成冬。天地變而各正其位。不交則不通。不通則閉塞。而時之所以爲冬也。

大雪十一月節。大者盛也。至此而雪盛矣。鵲鳴不鳴。禽經曰。鵲穀鳥也。似雉而大。有毛角。鬪死方休。古人取爲勇士冠名。可知矣。漢書音義亦然。埤雅云。黃黑色。故名爲鵲。據此本陽鳥。感六陰之極不鳴矣。若郭璞方言。似雞。冬無毛。晝夜鳴。卽寒號蟲。陳澧與方氏亦曰。求旦之鳥。皆非也。夜旣鳴。何爲不鳴耶。丹鉛餘錄作鴈。亦恐不然。淮南子作鴈。詩註作渴旦。虎始交。虎猛獸。故本草曰。能避惡魅。今感微陽氣益甚也。故相與而交。荔挺出。荔。本草謂之薹。實卽馬薹也。鄭康成。蔡邕。高誘皆云。馬薹。况說文云。荔似蒲而小。根可爲刷。與本草同。但陳澧註爲香草。附和者卽以爲零陵香。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三月也。冬至十一月中。終藏之氣。至此而極也。蚯蚓結。六陰寒極之時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。麋角解。說見鹿角解下。水泉動。水者天一之陽所生。陽生而動。今一陽初生。故云耳。

小寒十二月節。月初寒尙小。故云。月半則大矣。鴈北鄉。去聲鄉。向導之義。二陽之候。鴈將避熱而回。今則鄉北飛之。至立春後皆歸矣。禽鳥得氣之先故也。鵲始巢。喜鵲也。鵲巢之門。每向太歲。冬至天元之始。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。鵲遂可爲巢。知所向也。雉雊。音音雊。雉。文明之禽。陽鳥也。雊。雌雄之同鳴也。感于

陽而後有聲。

大寒十二月中。解見前。雞乳育也。馬氏曰。雞。木畜。麗于陽而有形。故乳在立春節也。征。鳥厲疾。征。伐也。殺伐之鳥。乃鷹隼之屬。至此而猛厲迅疾也。水澤腹堅。陳氏曰。冰之初凝。水面而已。至此則徹上下皆凝。故云腹堅。腹猶內也。